



开国将军的 女媧

刘毓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长篇小说

开国将军的女婿

刘毓 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军当年曾指挥黄继光、董存瑞、邱少云等著外战斗英雄和参加过“辽沈”、“淮海”、“平津”战役的数十位高级将领，晚年在干休所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从伊妹儿调到干休所当所长，提出“三军联所”开始，她首先打破为老干部服务，就是给吃、给喝、给住的“捆绑式”服务方式，让他们走出家门，了解社会，进入无国界之境，在“网上”看书、娱乐、保健、治疗和写作；她又率先实行“社会化保障”和“三项制度改革”；校正错误年代造成的偏差，为把企业交给地方，和改善老干部的居住条件，告别岌岌可危的“克隆房”住进别墅，而不懈的努力、拼搏。于是，引起了公与私、正与邪、新与旧、爱与恨的一系列冲击、碰撞。

伊妹儿原是位烈士的遗孀，苦苦追求烈士的孪生弟弟二十年，才知道，原来婚姻和生活一样，不是首先可以辨别好坏，再去选择，而是选择了之后，才知道好坏。她经常遇到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，而同是异性赤裸裸想拥抱或接吻的目光。但一个真正的女人，天生就有洁身自好，和如何摆正与男人关系的本能。

她斡旋在情场，游刃在官场，反腐在战场，用自己美丽的人生，谱写了一曲，我军干休所精简整编的新篇章。

第一章

1

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，但关键处只有那么几步。伊妹儿就是这样。若不是她十七年前，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里说了句真话，她的军旅生涯，绝不会有任何风浪，也绝不会有任何奇迹，会和过去的二十年一样，平凡、快乐、满足，在自由自在中度过，即使转业、复员，甚至提干，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但她曾说了句真话，当时丝毫也没有料到，就是因那句真话，竟把她十七年后的命运改写了。

对伊妹儿来说，十七年后的二〇〇二年元月三日早上也没什么特别，起床、出操、吃饭。八点，她和往常一样来到会议室，给全院医务人员开个早会，九点，走进了办公室。秘书汇报说：“伊院长，刚才干部处来电话，通知接一份传真。”

“你就在这儿接吧。”

秘书打开传真机，接完传真一愣，马上像捧个哧哧冒烟的手榴弹，麻溜地递到她手里。

“哦！”伊妹儿接过传真一看，“命令：原 A 师医院院长伊妹儿为沧海军直干休所代所长，限于今天中午十二点前报到

……”她顿觉脑袋里“轰”地一声，手榴弹响啦，蹦得她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

“天哪！”伊妹儿的记忆，穿过时间隧道，忆起这个干休所在降龙山脚下与码头的中间。原是 F 军区的直属所，一九八五年大裁军，F 军区被撤销，移交给 E 军区 S 集团军。六十名军以上老干部背靠背地住在三十栋赫赫有名的二层小独楼里。每家院内，制式的有几棵果树，一个葡萄园，一块菜畦，一眼浇地的水井。花木葱茏，曲径通幽，闲庭静谧。一九八六年，她作为军区会务组的保健医，在这个所开过一次“生产经营现场会”。当时以副代正的海明月所长，在会上介绍他一手抓为老干部服务，一手抓服装厂生产，“两个轮子一齐转”的典型经验。当时她出于好奇，针对海明月“八上门”服务中的“药品定期上门”，产生过疑问。参观时，特意从护士给老干部送药的小车上拎起两个塑料兜，打开一看，里边全是一包包一模一样的保健药。什么维生素 B1、B2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AD、维脑路通、潘生丁……马上把干部处处长江水平拉到一边，惊讶地说：“天哪！哪兴千篇一律而又等份发放保健药的呢？这又不是专门供给“高干”的紧俏商品！”

当时，由于国家物资匮乏，对“高干”每月特殊供应一些烟、酒、糖、茶和鸡、鸭、鱼、肉、精粉。

“唔！”江水平郑重地看着她。因她说出了一个谁都知道，但谁都不愿意触及的敏感问题。他故意吃惊地问，“真的吗？”

她正色地说：“千真万确，不信你亲自看看吧。”当时绝没料到，后来江水平将卷入她的生命并掀起一层翻滚的浪花，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江水平这才从目光之中流露出几分赞许，嗔怪地说：“傻丫头，人家在台上明码实价，就是这样介绍的，怎么？你想当谏臣哪？我可告诉你呀，中国历代的谏臣，像唐朝魏征那样，



能寿终正寝的可不多。”

她寥落地说：“我当啥谏臣哪？我是说主持会议的军区首长官僚，他在会前，肯定没看海所长的经验材料。”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。当年的江水平，已升为军政治部主任，海明月是军营房处处长……惟有当年的那个小塑料兜，还每周一次，风雨不误的送到老干部们手中吧？

想当年，这些功勋卓著的老将军在职时，是何等的威武、辉煌啊！但事过境迁，沧海桑田。毛主席说，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。”而眼下却有人说，如他老人家还活着，只怕也得改成印把子里面出政权了。是呀！现在有些人真就这么看，枪杆子里面装的是子弹，打的是敌人；印把子里面藏的是金钱，肥的是自个儿。生活就是这样现实，人心就是这么狭窄呀！这些失去印把子的老将军，都年近古稀，如虎落平川，凤凰落魄，英雄没了用武之地，早就变成平头百姓啦！和平头百姓不同的是，在他们身上还沾着昔日的“王气”，再加上如今是市场经济，存在着利益交换，不仅商人与商人可以做买卖，商人与官方也随时随地在悄悄地做交易，他们心里若再不平衡，工作就难上加难，如履薄冰。因谁也无法否认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掌握印把子的人和失去印把子的人，有着天壤之别呀！

伊妹儿手里拿着传真思绪万千。对于干休所代所长这个官，越想越担心。干部处也是天安门前照相，竟整景。又不是在战火纷飞的时代，干嘛神神叨叨，也不事先通个电话呢？此时，秘书早走了！

突然，她心中闪出一个金子般的名字：雷雨生。八六年开现场会时，他正在医院陪护病危的老伴。同时，她的心“怦”然一动，忽然想起雷雨生的二公子，心目中的帅哥，军财务处处长雷振，眼前立即闪出一张轮廓很深的脸庞：高额头，高鼻子，深而黑的眼睛。爱情马上使这位人到中年的女性又重新天

真浪漫起来。她立马操起桌上的电话，试探地问：“雷处长在吗？”

“我就是，您是哪位？”

她一听正是雷振，尽管知道他看不见，却还是微微一笑，自我介绍地说：“我是伊妹儿，你父亲的身体硬朗吧？”

“伊院长你好！”雷振一听是伊妹儿，心里猛然“扑通”一下，仿佛又看到了她多年前的微笑。那个微笑，真挚、固执、热烈，仿佛就像一颗永不陨落的红太阳，一直照耀在心头上。立即本能地把“您”换成了“你”，纳闷地说：“你咋突然问起我家的老爷子呢？我爸爸身体挺好的。”

“我到老人家身边工作啦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惊喜地问，“当所长吧！”

“对。”

他立刻调侃地说：“告诉你呀！你到那儿，可得要好好关照我家老爷子，叫他健康长寿。”

“我保证叫老人家健康长寿！但是，也有个小小的交换条件，如我需要你的帮助时，可得在所不辞啊！”

“只要你需要，”他激动地说，“我去赴汤蹈火都行啊！”

“喂！我可没和你开玩笑啊！”

“军中无戏言，我真不是在和你开玩笑噢！”

“谢谢！”伊妹儿顿觉有一股电流“刷”地通遍全身。因在s集团军，大龄男女光棍也不少，惟有他们俩是身不动膀不摇的单身族。她连忙扣下电话想报到的事儿，重阳和沧海相隔一百二十公里，有高速公路，从A师医院到军直干休所，一般轿车行驶最快也得一个小时，还没有交待工作和收拾行李呢！“天哪！”军令如山倒，十万火急！这是她二十年军旅生涯中，第一次遇到这么紧急的调动，立刻胡乱地想，莫非那儿将要遭到恐怖袭击、火险或其它意外的灾情？

2

十点，副院长和协理员把两个方队拉到了大门口，还准备了锣鼓家什、彩旗，场面颇为壮观。

伊妹儿收拾完毕，刚要上车，从大门口飘然飞进一台银灰色的轿车，“嘎！”停在了眼前。军直干休所政委连文举和女秘书季菲接新所长上任来了。

伊妹儿以前到军里开会时，与他们曾见过面。她一看到连文举就放心了，知道干休所那儿天下太平，并立即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干休所气息。干休所的人员编制少，干部往往身兼多职。季菲既是干休所的秘书，又是车管助理员，兼领导的司机。

季菲似乎才发现，伊妹儿那苗条而纤细的身材，清柔似水的眼睛，小小的嘴巴，小小的鼻子，小小的脸庞。在高大的连文举面前，她整个人儿都是小小的，“小”得没什么“份量”，“小”得不引人注目。但很庄重、文雅、大方，非常有气质。她在双方领导的简单寒暄之间，就将行李装载完毕。

轿车轻轻地滑动，掌声雷鸣般响起，鼓乐大作。伊妹儿将头和手伸出窗外，向朝夕相处的战友们频频点头致意，挥手告别，泪水缓缓地打湿了双颊……

连文举坐在后面，车一上高速公路，见伊妹儿用面巾纸擦去泪迹，补妆。他知道女同志补妆，就是不准备再哭了，便主动地搭话：“欢迎你恭喜你呀，‘高升’到军直干休所工作。”

“唔！”伊妹儿仿佛这才从离别的惆怅中回过神来。黯然地说，“高升啥？一个平调，并还有个‘代’字呢！”

“对于这个‘代’字嘛，你不必担心，凡是新到干休所任

职的领导，都有这个‘代’字。尊重老干部嘛！定半年的试用期，让老干部有个认可的过程。”连文举为了让她尽快的了解干休所的历史和现状，下意识地牵着她的鼻子走，扬扬洒洒地拉开了话匣子，自豪、夸张地说：“咱们干休所可不是一般的所，既是军职所又是军直所。你那个所长的位置，就是高升大校的摇篮。前几任所长，可都高升大校啦！”

“营房处的海明月，只是调到军里机关工作，至今还是上校哇！”

“据说军区干部部长，找他谈完话了，他下步到B师当副师长。你也就三年吧，若不高升到军区卫生部当部长，也准坐在军里哪把副师的交椅上啊！”

“你也该马上高升了吧？”伊妹儿心无城府地问，“摇篮也不能总摇所长不摇政委呀？”

“我呀！是马尾穿豆腐，提不起来啦。”连文举谦虚而又略带伤感地说，“我年龄偏大，在干休所任职的时间短，才四年。在干休所当领导不像在其它单位，三年一换届，咱们所一直是军区的先进干休所，我再干一两年，整好了，也只能弄个副局。对于连续五年评上军区先进干休所的所，军区有个补充规定：高配，所领导可以晋到副局呢！”

“好哇！”伊妹儿这才回头，认真地看了一眼这位今后的搭当，鬓角上头发灰白，眼角上密集着鱼尾纹，脸上虽没有任何使人过目不忘的特征，但从目光里，却透出一种岁月的沧桑。她自嘲地说，“看来，我是继你之后的副局，没问题啦！”

“哪里哪里，你年轻，现在用人，一岁值千金，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？你完全可以独避蹊径。谁但得有招，不走副局这条路。在一个团级单位当副局，冒牌货，虚职一个。这就像‘党代表大会’新闻公报中的括弧‘女’，叫人一听就有照顾之嫌。只是血招没有的人，才走这条路呢！但有一点，咱们工作得上



去，要有政绩哟！”

“那是呀！”伊妹儿听明白了，他是在绕圈给她开方子。另外，当着部下的面，就这么赤裸裸的谈论个人前程，多有不妥呀！于是，她连忙把话题转移到工作上。“为老干部服务，我是外行，以后你可得多帮助哇！”

“这好办，其实为老干部服务并不难，简单地说，只有四件事：嘴巴子，药片子，车轮子，水管子。”

“就这么简单？”

“对。嘴巴子就是吃，也就是抓好‘生活服务中心’，别看老干部都配备有专职炊事员，咱们还是把点心做的越精细他们越高兴。”

“药片子就是卫生所那块呗？”伊妹儿总想把自个儿的生命比别人快半拍，一上车就上任了似的，积极猜想地问。

“对。要保证老干部有药吃，不去病也得给他们个乐和。车轮子就是保障老干部的专车，叫司机天天把车开到家家大门口待命。”

“水管子就是营房维修，暖气上下水？”

“对。叫工人哪漏补哪儿，哪堵通哪儿！总之，都不是高科技和扛山背河的难事。现在难的是‘三红服装厂’瘫痪，株连到所里的经济陷入低谷。”

国家规定：军以上干部无论在职还是离休，都配备专职的炊事员和专车。

“服装厂不是单独核算吗？”伊妹儿总像一个杰出的运动员，会把她出现的每一个地方都变成自个儿的主场。不解地问，“所里怎么还受株连呢？”

“厂房和里面的原有设备是所里的，他们月月向所里交租金，所里用这租金，弥补事业费开支。现在已挂账一千多万元了。你到那就知道啦，我们俩现在都是沙滩上的鱼，干嘎巴

嘴，就是喘不上来气呀！”

“是吗？若真是这种情况，我们俩就是油锅里的活鱼。”伊妹儿的心“咯噔”一下，立刻明白命令她火速报到的原因所在。纳闷地问，“我以前一直听说，服装厂效益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“早就不行喽，市场变化的太快，新品牌不断掘起，老产品滞销，外欠款三千多万，一个大子儿也要不回来，工厂虽没倒闭或破产，但一千多工人放长假，连最低生活保障费都欠十五万元啦。唉！三年前，若把干休所的企业，和全军的企业一块，都交给地方就好喽，现在哪还用咱们操这心那？老干部既是国家的宝贵财富，就得全由国家养，何必采取这种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吃自己的办法呢？”

“军队经商，肯定是误入其途，但这已既成事实，目前，只能随弯就弯。”伊妹儿宽慰地说，“国家不让干休所交出企业，自有不让交的道理呗！”

“我看没什么道理。国家明文规定：军队不准经商、办企业，可干休所例外。”连文举苦不堪言地说，“这岂不是出尔反尔，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子吗？全军有一千多个干休所，难道都不算军队，是民兵预备役？这是国家有意向老八路们打折，一打折就便宜了干休所，就成全了老干部，‘水能载舟，亦可覆舟’，军人经商都是业余，谁又敢保证在商品大潮中永不触礁？天下哪儿有常胜将军啊？”

“哦！”伊妹儿一听立感头皮发麻，但又一想，连文举是专程接她上任的，见面以后的言谈举止，自然就进入了工作状态，由此可见他也是心急如焚。任他说去吧！她要训练自个儿，学会适应新的工作伙伴，以便极早介入。于是，避重就轻地问，“所里这边，有没有非编的事业工人哪？”

“有三十人呢！”



军队是准备打仗的，却在不同时期背上了一身包袱，至今仍像计划经济时代，充满了各种体制的工人。一种是在编工人（相当于国营）。工资等费用，全由军费中列支；一种是非编事业工人（相当于集体）。工资等费用，全由所在单位负担；一种是企业工人。工资等费用，全由企业自付；还有相应各口的临时工。目前，国家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为军队减负，将各种体制的工人，有计划、有步骤的逐渐减少，直至清除。

“呀！所里这边，咋还养这么多的非编工人呢？”

“这都是上几辈子的事了！据说后挤进来二十人，凡是能挤进来的，全是老佛爷的眼珠，动不得。过去是工厂那边的企业工人养着所里这边非编工人，现在企业触礁，非编工人就断奶了。”

“军队企业比地方企业，多享受不少国家优惠政策。”伊妹儿坦率地说，“应不会触礁哇！”

“不会？‘军企’不让个人承包。”连文举抱怨地说，“现在你看看全国，哪儿还有吃大锅饭的企业？触礁太正常啦！”

“咱们可不能把企业不景气的账，都算在政策或上面的头上。”伊妹儿眼睛里掠过一抹忍耐和惊讶的神态，做为一个单位的主官，单位有了问题，自个儿一退六二五，起码这种态度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哇！立刻策略地说，“想办法改革呀！目前，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税收，绝大部分来源于国企，国企早就结束了大锅饭，我们不会，可以走出去学学别人，看看他们是咋改的嘛！”

“改革！所里这边改不改吧？”

“改呀！改革是全党的大背景，全国的大气候，时代的最强音。无论是哪个单位，哪个部门，这都是必由之路啊！”

“必由之路？”连文举一听这一串子顺口溜似的口号，觉得她想的太简单、幼稚而又十分较真。不想和她分辩，倒想看看

她有什么招法。淡淡一笑，逃避地说，“我是筋疲力尽，这就要看你的啦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所长！”季菲一直默默地开车。领导谈话从来不插嘴，这是身为下级的大忌。但她听得心惊肉跳，连忙地问，“你以前来过咱们军直干休所吧？”

“十七年前来过一次。”伊妹儿又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，无论走到哪儿，相信每扇门，对自个儿来说都是敞开的。她不计较他的语言轻重，还很感激这位女同伴，因被她这么一岔，就把话题给岔过去啦！

季菲介绍说：“这儿是郊区，穿过前边立交桥，再拐一个弯就到了。”

高速公路一接近郊区，就将海边取直了。

伊妹儿朝车窗外望去，路外是蓝汪汪的一片大海。沧州市在海上的汽笛声中热闹起来。马路两边人头攒动，车辆如同一条彩色的河流哗哗地流淌；两侧一幅幅商业广告及其上面的靓女、帅哥，从商业大楼楼顶上瀑布一样飞流直下的宣传带，组成一道道别致的风景。沧海以多姿多彩的崭新面貌和各种各样的时代气息，向世界敞开了大门，欢迎她和各界朋友的到来！

3

十一点刚过，轿车减速，拐进干休所大门。伊妹儿看迎面有八、九百人正朝大门口涌来，是欢迎她的到来吧！心“咚”地一下，又激动起来，那边的掌声刚过，这边的掌声又将响起，天下人都一样，有谁不喜欢听到掌声呢？

轿车就像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将人群一分两半。剪开的人群



似水，又迅速地合拢。轿车停在了办公楼前，而人群却涌到了大街上。伊妹儿这才知道是自做多情！她脚刚一沾地儿，就纳闷地问：“哪儿来这么大的一帮人呢？”

“服装厂的工人呗！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，服装厂停产了吗？”

“啊！他们上午开会，副厂长找我要工人最低生活保障费，我叫他找厂长去。才散会吧？”

“副厂长找到厂长了吗？”

“现在，连厂长老婆都找不到厂长啊！”连文举狡黠地说，“我那是支他。”

“哦！”伊妹儿的政治嗅觉极其敏感，一听脸色苍白，赶紧说，“季秘书！你快去打听一下，到底咋回事儿？”

“是。”不到五分钟，季菲从外面跑回来，惊慌失措地说，“所长，政委，不好啦！工人们准备乘火车到重阳去军里上访呀！”

“胡闹！”连文举立马吼了起来，“真是老猫不在家，耗子成精啦，先把挑头闹事的给我逮起来。”

伊妹儿的脸色更加苍白，呼吸急促，并立感小腹胀满，有小便，同时直觉告诉她，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，在自个儿当所长之前，首先得走马上任当“厂长”了。她飞似的来到大街上，一把拉住为首的一位瘦干男子，拦住队伍，劝阻地说：“请大家都回去，都回去，有事好商量嘛！”

人群停住了。

“你是干嘛吃的？”“瘦干”横叨叨地问。

“我叫伊妹儿，是新来的干休所所长。”

“什么？”“瘦干”这才发现拦在他面前的人，竟是个女的，头上戴着大沿帽，身着马裤呢军装，肩上扛着“二杠三星”的上校军衔。暗说：上面咋派个小娘们儿来？难道集团军的男人

都死光啦!

“怎么? 你以为我在撒谎吗?”

“这……”“瘦干”仔细地看了她一眼, 发现她的眼睛黝黑、深邃、清澈而又美丽, 而这种美丽, 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, 心说: 这个小娘们儿风姿绰约、挺撩人啊! 立马挑衅、怀疑地问: “你说话好使吗?”

刹时, 人群在马路中间形成一个蜂团, 两头憋车。司机们同时使劲地按响了喇叭, 就像数挺机关枪同时开火, “嗒嗒嗒!” 汇成了一片上甘岭上的激战, 震破了沧海的大天。

“好使。”伊妹儿张开双臂, 将人群紧紧地往人行道上推。

“你初来乍到的?” “瘦干”停在了人行道上, 又突然冲开她的阻拦, 荤话连天地说, “嘴巴子没毛说话不牢, 你就是割肉卖钱, 也值不了多少哇!”

“站住。”伊妹儿对这突如其来的辱骂, 感到沮丧、狼狈和不安, 不过, 她又迅速地武装起自个儿, 用力一拉, 使“瘦干”打了个趔趄挑剔地说, “你还没告诉我, 你是干啥的呢? 这不公平吧?”

“少跟她废话, 火车不等人, 到点啦, 走哇!” 后边有人疯了似的摇旗呐喊。

“我叫艾思平。”他纳闷这个小娘们儿的手, 怎么比男人还有劲呢? 不敢放肆, 老实地说, “因我长的特瘦、又丑, 大家就给我起了个外号: ‘周口店’, 意思是活着的北京猿人, 是生产副厂长。”

“啊! 艾厂长你好!” 伊妹儿心说擒贼先擒王, 连忙握住他的手, 并认真地瞟了他一眼, 发现他的脸比历史教科书上的猿人头像还枯槁、憔悴和难看。她商量地说, “既然你是厂领导, 这样吧, 你给我三天时间。”

“一次性补齐?”

“对。”

“你？”连文举挤到伊妹儿身边，并带来了部分官兵，准备将“周口店”绳之以法。他用手拉一下她的后衣襟儿，对“周口店”理直气壮地说，“早上，我不是告诉你找厂长去吗？”

“放你妈的臭屁！你们从厂里大把大把收钱有时候，咋不叫我去找厂长呢？”“周口店”立马急眼了，“你们用厂里的钱，讨好老干部，过年时买的鸡鸭鱼肉吃不了，塞满垃圾箱。院外拣破烂的老头，把臭鱼拿回家吃，中毒死了。老头的妹子讹你偿命，你不去和她打官司，找厂长一次就拿去十多万。钱早就被你们一次次的给祸害光了，现在你还跟我扯这种王八蛋！”

人群中有人喊：“走，他们根本就不说理，找军里去。”

“对。”众人齐声高呼，“他们根本就不说理，找军里去，找军里去。”

人群像个马蜂窝，被连文举的一句话给捅炸了。

伊妹儿看了连文举一眼，悄声阻止说：“在这种时候，你就别拉硬的了。”她疾步跨到“周口店”面前。

“你别拦着我。”“周口店”又绕开她。

伊妹儿重新拦住他的去路，坚定地说：“我保证一次性给你们补齐。”

“真的？”“周口店”立即吃惊地看了看她，得寸进尺地问，“工资呢？”

“工资，你们得出产品那！当然喽，要能生产就没这事了，可我有这个信心，只要大家支持我工作，办法总比困难多，但这个问题不是站在大街上三言两语，就能解决得了的吧？”

“行。”“周口店”见她谈吐不凡，掷地有声，才知道这位女所长，还真是个不能小视的厉害角色呢！真诚地问，“你用什么保证啊？我们都已半年了，一分钱没开，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，家里早就没了隔夜粮，眼下又离年邦近，真要饿死两

口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伊妹儿暗想我用啥保证？我没保证啊我，但就目前这种拔剑弩张的紧张局势，推脱或不答应肯定不中，再说真要饿死人咋办哪？另外，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，这八、九百人，若全烩到一趟列车上，火车肯定承受不了这突然增大的客流，如造成列车晚点，或被坏人利用，再发生拦截火车，妨碍了铁路的正常运营，就是政治事故。在紧急之中，她仍然不失智慧，忽地想起心目中的帅哥，军财务处处长雷振，立刻掏出手机点击键盘，急速地说：“财神爷，我是伊妹儿，请你马上往军直干休所的账号上，划十五万块钱，谢谢！”

“你的手机号？”“周口店”还是不见兔子不撒鹰，警告说，“我这可不是青辣椒，瞎炸。三天以后大家若是见不到钱再找不到你，我可真就再领着这全厂工人到军里上访呀！”

“一三九外加重阳区号，后四位是一二三四。别三天以后，如有恢复生产方面的好建议，咱们现在就谈。另外，”伊妹儿饱含真情，激动地高声说，“在这三天里，如有吃不上饭的人家，可以到干休所食堂免费就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们的事，就是我所长的事，我保证有这个能力，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协力，肯定能共同闯过眼前的这道难关，争取尽快恢复生产。只要恢复了生产，你们何止领到工资呀，还会有丰厚的奖金那！”

真是好话一句暖三春！眼下，尽管是三九严寒的季节，可人们一听心里就热乎乎的，顿时“哗”地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“周口店”立刻感动得流下泪水，上前“扑噔”就给伊妹儿跪下了。

“你这不是在折我的寿吗？”伊妹儿连忙拉起他，真挚地说，“你跪我更得跪，我是领导，你是公，我是仆哇！”

“太感谢你啦！”“周口店”紧紧地握住伊妹儿的手，感恩戴德地说，“谢谢！谢谢！我代表全厂工人先谢谢你，大家都